



始丰溪的早晨

□许懿

始丰溪的早晨,是最耐不住寂寞的。当第一缕阳光还未完全穿透天际,薄薄的雾气便已轻轻地缭绕在溪水之上。那灵动的雾气,如同一层细腻的白纱,呈现出淡淡的乳白色,带着一丝透明的质感,在宽阔的水面上缓缓地飘荡。

风像一个调皮捣蛋的顽童,腮帮子鼓得圆圆的,对着雾气一下一下使劲地吹着,吹得雾气时而聚集,时而散开,在水面上梦幻般地恣意变幻着不同的形态。那随风行走的淡淡薄雾,恰似敦煌飞天曼妙的身姿飘舞在始丰溪的两岸。

时间慢慢推移,雾气渐渐变浓,最终把整个溪谷拥入自己的怀中。两岸的景致若隐若现,仿佛一幅恬淡的水墨画卷,静静地铺展在天地之间。远山朦胧而神秘,近树柔美而多姿。一丛又一丛的芦苇高高地耸立在溪边的沙渚之上,修长的身影在清风疏影中摇曳,像极了一群正值豆蔻年华的青春少女。

一艘竹排从雾中缓缓驶出,渔夫手握长竹篙,动作娴熟地撑着竹排在溪流中行进。几只矫健的鸬鹚伫立在竹排上,悠然自得地梳理着乌黑发亮的羽毛。

水面上不时有鱼儿突然跃出,溅起一串串晶莹的水珠,落在水面上,发出细微

的声响,打破了清晨的寂静。鱼儿银子一样的鳞片闪烁着令人眩晕的光。

这是鸬鹚捕鱼的好时光。渔夫一声令下,鸬鹚们纷纷跃入水中,箭一般地射向鱼儿。不到一袋烟的工夫,竹排上的鱼篓里便装满了鱼。

几只白鹭在空中飞翔盘旋。它们时而在空中高飞,翅膀划过天空,留下一道美丽的弧线;时而低掠,双脚几乎触碰到水面,激起点点水花。更有一些不知名的红嘴翠鸟,箭一般地从水面掠过,清脆悦耳的叫声,与溪水的潺潺声交织在一起,组合成一首美妙的晨曲。

两岸的柳树粗壮挺拔,细长而柔软的枝条,犹如少女的秀发,在晨风中轻轻飘荡。柳枝垂入水中,荡起一圈圈涟漪。这些涟漪从枝条的触点向外扩散,逐渐蔓延开来,如同画在水面上的一幅幅美丽的图案。柳树的树皮呈现出淡淡的灰色,布满岁月的痕迹。每一片叶子,每一个枝条,似乎都蕴藏着一段回忆,见证了晨昏的更迭和四季的轮回,更见证了始丰溪的前生今世与沧海桑田。

溪水潺潺,落叶悠悠。水面上漂浮着的几片落叶,随着水流缓缓前行,就像一艘艘小小的航船,承载着自己的故事和梦

想,驶向远方。这些落叶形态各异,有的呈心形,有的呈扇形,颜色从深绿渐变为金黄。有些落叶紧紧贴着水面,几乎一动不动,仿佛在静思;有些则随波逐流,快速向前,好像在追寻远方的目标。但这些落叶,每一片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,每一片都在述说着岁月的流转和生命的轮回。

时间慢慢地过去,雾气也渐渐地消散。此时的始丰溪,恢复了原有的清澈与明亮。溪水一眼见底,仿佛能洗净这世间的一切尘埃。阳光洒在溪水上,金色的光芒闪烁着,穿透水面,在水底的鹅卵石上,形成斑驳的光影,如同无数颗宝石镶嵌在溪流之中。浅底的游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穿梭,它们的身影灵动而优雅,仿佛是大自然中活泼的精灵。鱼种类繁多,有的身体修长,颜色鲜艳,彩虹般的绚丽;有的身体圆润,银光闪闪,银子般的锃亮。它们在水中灵活地游动,时而聚在一起,时而分散开来,欢快地追逐嬉戏。

岸边的野花悄然绽放,一片片娇嫩的花瓣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生动。这些野花颜色各异,红的如火,白的如雪,黄的如金,紫的如梦,在晨光中显得格外鲜艳,虽然并不怎么名贵,但它们的美丽却毫不逊

色。每一朵野花都散发着淡淡的芬芳,引得蜜蜂和蝴蝶纷纷前来。蜜蜂忙碌地在花间穿梭,采集着甘甜的花蜜,它们的翅膀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;蝴蝶则轻盈地扇动着翅膀,时而停留在花朵上,时而在空中翩翩起舞,宛如飞舞在天地之间的花仙子。

溪边的小径逐渐变得热闹起来,早起的人们为这个梦幻般的世界增添了新的活力。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,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与美景。他们有的在晨练,有的在垂钓,有的用相机捕捉这清晨最美好的瞬间,还有的只是静静地走着,感受着大自然的宁静,仿佛所有的烦恼和忧愁都随着晨雾散去,只留下内心的平和与满足。

大自然的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包容和治愈,它能够让人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烦琐和忧虑,让心灵得到最纯粹的滋养,回归最本真的自我。愿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,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,感受生活中的简单与快乐。

始丰溪,故乡的河!你是一幅动人的画卷,是一首悠扬的诗篇,更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和思念。

手抄电话本

□杨国华

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手抄电话本,拇指大小。电话本像涂上了一层黄油,我轻柔地用指尖挑开每页纸,纸张陈旧破损,文字暗淡褪色。戴上老花镜,从一个个老电话号码中,激活了深藏的记忆。

电话本上有一个号码:家(传达室)561191。爸爸是县里的教师,那时和母亲住在学校,学校传达室有电话机。从温州市区拨打到县里,还要拨长途区号 05875。老门卫高声喊着:“杨老师,你儿子来电话了!”爸爸在接电话的同时,母亲会在边上不停地唠叨。

后来我有了女友及至妻子,把她单位的电话记在了心里,也珍重地记在了电话本上;而她问我的电话时,我调笑说,海员四海为家,浪迹天涯,是没有电话的。

每当远航靠岸时,第一件事就是找到邮电局,给她打电话。记得到了上海港,为了打长途电话,要挤着公共汽车,转辗到南京西路邮电局,先交50元押金,排队等候;打电话的人要是很多,需要候上一个多小时。在盒子般的电话亭里,听到她的声音,是激动与牵挂。我多少次在茫茫的大海上,凝望天空,想着什么时候在船舶上也有个电话,连接着岸上的她,随时都能通话啊!

上世纪90年代初,女儿出生,我在兴奋之余,想到要与老家的父母报个信,于是骑着自行车来到单位的调度室,用那台可拨长途的电话机给爸爸学校的传达室打了电话,把初为人父的喜悦传递给同一个地市的父亲。父亲也很激动,挂了电话立马去告诉母亲,母亲问是男孩女孩,几斤啊?父亲愣了愣说,我没问,阿华也没说。

后来我调到了交通运输部门,联系的电话多了,于是换了一个巴掌大的电话本。电话本上,有了传呼机的

号码。传呼机也叫BP机,我们温州人B和P读音分不清,就叫BB机,有些人还有“大哥大”的号码,9字开头,7位数。我的一位同学,与我说起他哥哥有温州第一代传呼机,回家后自豪地对家人说,以后你们找我,只要打这个号码,我走路时都能知道。他父母当场试了之后,啧啧称奇。彼时,腰间挂着一部传呼机,经常会引来众人羡慕的眼神,交朋友时都会时髦地把传呼机号码报给别人,还不忘加重语气交待,有事呼我啊!

当时给人打传呼,流行在后面加拨数字代号,一般都是加拨自己传呼机号码后4位数,另有些加谐音的数字。那时“嘀嘀嘀”的声音,在街头巷尾,公交客运车上,随时能听到,“公共电话”也多。后来又出现了“二哥大”,也叫“天地通”,只能在有信号的基站周边才能拨打电话,不很方便。

我一页一页翻开电话本,发现电话本上很多的朋友后面有了移动电话号码,是10位数的,后来升到了11位数,而后来温州的固定电话号码变成了8位数。21世纪之后,我又换了一个电话本,用英文字母开头分门别类记录着名字和号码,便于查询。在这本子上,我又看到了小灵通的电话号码,与固定号码一样是8位数,81开头的。

而今,我再用不到手抄电话本了,电话都记在了手机上,手机功能也越来越强大,人与人之间的通讯更为方便,通过微信群,就能将远在天边海角的朋友聚集在一起,叙友情忆往事。但是,我仍会永久珍藏这小小的电话本,因为电话本里,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变迁,饱含着亲情和友情。

父亲的算盘

□叶金福

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,这是村里人公认的。

父亲只读了三年村小,便辍学在家。后来在邻乡的一家粮站里工作,负责记账、算账。口头算、笔头算怕算错账,父亲便开始学起打算盘。

粮站里专门给他买了一把大算盘。由于没有专门教学的书籍,父亲便开始找人教他。

粮站所在的村里,有一位年长父亲三十多岁的会计,算盘打得好。父亲隔三差五地去他家套近乎,不是买点老酒,就是买点菜,与这位村会计一起喝喝酒,聊聊天,等酒喝高兴了,父亲便向他提出学打算盘。

村会计收下了父亲这个“学生”。苦学苦练一段时间后,父亲基本掌握了打算盘的要领,能轻轻松松地用算盘算账了。

粮站离家很远,父亲后来离开了,回村当了一名会计,当了三十多年。

那时全乡共有二十四四个行政村,会打算盘的村会计不多,打得一手好算盘的更不多,于是父亲成了“香饽饽”。一些不会打算盘的村会计,一有难算的账就会登门找父亲帮忙。一来二去,本村的、邻村的,哪家有需要算账的,都会来找父亲。父亲的朋友也多了起来,有的

甚至成了逢年过节来往的好朋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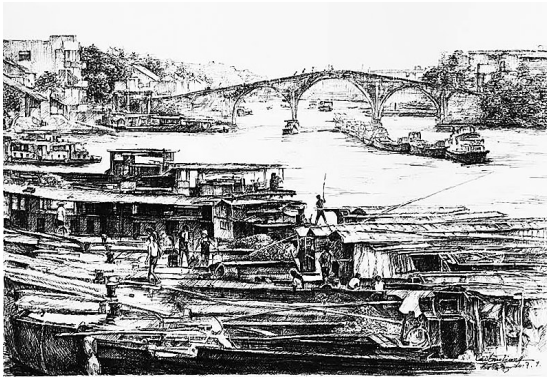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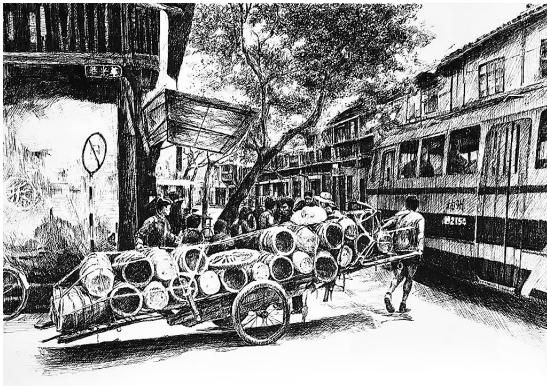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自然不会忘了我们三兄妹。我们很小的时候,父亲便教我们打算盘。当时的同龄人里,只有我们三兄妹会打算盘,因而,我们成了他们心目中的“厉害人”。

后来,我们身边的很多家庭都在用计算器算账,我也给父亲买过一部计算器,但父亲拒绝了,说计算器太死板,还是用算盘算账来得顺,来得快,而且能活动手指头,对开发大脑也有好处。父亲算账,一直都用算盘,不用计算器。

父亲曾说过,算账需要打算盘,过日子也需要打算盘。为此,父亲一辈子勤俭,也教会了我们三兄妹学会了勤俭。

去年4月,83岁的老父亲去世了,这把跟随他一辈子的算盘依旧放置在他的房间里。每每回乡老家看见这把熟悉的算盘,我便想起了父亲,想起父亲教我们三兄妹学打算盘的情景,想起父亲静静地坐在房间里“噼里啪啦”算账的情景。往事历历,如在昨日。

父亲走了,算盘还在。我相信,父亲在那边也会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算盘。有了算盘的陪伴,父亲在那边一定也很快乐。



(由上至下)里弄里的地画、拆迁前的华光巷、拱宸桥

老杭州系列(新钢笔画) □蔡国梁